

張寧靜

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九日生

作品／

河北省人

金色的黎明、埃瑪森山峯、春意、沿著雪山行、

研究所

塞納風情

現職／

商

舖滿大地的龍紋

短篇小說佳作

張寧靜

我在秋天的時候，到了庇利牛斯。

秋，對居住在城市內的人來說，也許沒有什麼不同，大不了多加一件衣服就是了，但對住在郊野的人，就有很大的不同，在庇利牛斯山上，白雪把山頭染成白的，黃葉又把山麓的地方染成一片金色，從遠處望過去，白的雪白，黃的泛金，森林好像在秋天裡燃起了一把熊熊的烈火，從一個山漫過又一個山，好像把白雪的山頭也染黃了，連夕陽的顏色也為之沈醉，黃的那麼美！

我到庇利牛斯來。並不是為了欣賞這些秋天的顏色，而是為了阿成，阿成是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認識的人，那時候他跟我住在同一個巷子裡，他的爸爸會開火車，是個很了不起的人，我以為阿成長大了也會開火車，但他沒有，他是一個鑿石頭的人，他愛上的是石頭。

我到法國留學的次年，阿成也來了，不過，他沒有選擇熱鬧的巴黎，却選上了寒冷偏僻的庇利牛斯，阿成曾經跟我解釋過原因，巴黎太繁華了，他是一個鑿石頭的人，他需要安靜，因為石頭都是冰冷的東西。

我不知道阿成為什麼愛上石頭，石頭非但冰冷，還很剛硬，不過我拗不過他，或者他自己的脾氣就跟石頭差不多，是既冰冷又剛硬的，他一旦不喜歡什麼，我就再也無法把他說服了，他自己似乎也知道他的脾氣有點不合群，他也常常把自己的脾氣喻之為山中的石頭，因為只有山中的石頭，傲岸而又不傷害人。

阿成大學畢業的時候，我到他家裡去，那時候，阿成的爸爸已經不開火車了，已是一個小小車站的站長，那個車站在偏僻的鄉下，再也不跟我同住一個巷子裡。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小的車站，車站外好像只有一條大街，而那條大街也只不過只有一百餘戶的房子，假如不是火車在那裡停下來，我還不知道我已到了呢？那麼冷清！這個小站除了小外，還很破舊，阿成在車站裡接我，他的家就在月台外十幾步的地方，看起來比車站還要破舊，不過阿成喜孜孜的告訴我，幾年來他一直夢想的工作室，終於成功了，我聽了也替他高興，因為我知道阿成一直為工作與工作室傷腦筋，他的工作就是鑿石頭，他的工作室就是堆放石頭，堆放石頭需要較大的空間，在那地小人稠的小巷子裡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堆放石頭的地方，何況還要在其中工作呢？所以當他爸爸績優升遷的時候，他倒慫恿著他的爸爸，選上這個小車站了，因為這裡地大，人稀嘛，不過我想像裡的工作室一是堆滿了石頭以及已經鑿出來的成品，但我所看到的却是簡陋的竹棚，竹棚下沒有堆放什麼石頭，也沒有鑿出來的成品，竹棚是空的。

「你別急，它以後就有了。」阿成說。

阿成沒有說謊，我再走的時候，竹棚裡果然有較多的石頭了，只是鑿出來的成品不多。

「阿成呀，」阿成的爸爸對我說：「不知怎麼，就是喜歡石頭，你看，他的手都磨破了，他還是鑿來鑿去。」

阿成的爸爸，在說話的時候，有無限的憐愛，也有無限的不了解，其實，我又能懂多少呢？冰硬剛冷的石頭，有什麼語言呢？當我在跟阿成的爸爸吃茶聊天時，我聽到阿成的鋤頭聲一聲一聲的由緊臨著的竹棚內傳出，我心裡會有一種問號，我自己曾經問過阿成，阿成也不確知，但他堅信石頭自然有一種語言，他現在就是要找出石頭的語言。

我出國的那年，阿成舉行了他生平第一次的個展，他把從石頭裡鑿出來的東西陳列在我們面前，我雖然不知道他的石頭說了什麼話，但我覺得其中好像有骨，骨裡自有掩藏不住的語言，只是我還聽不懂，而且，展出的作品也太少了，寥寥的只有二十幾件，但阿成的手已被那二十幾件磨出泡來了。

我是阿成的好朋友之一，看了他的展出，原應該鼓勵他再接再勵才對，但我說不出口，因為，這幾年來，我也常常聽見阿成的爸爸向我訴苦，他只是一个小車站的站長而已，每月收入已很有限，現在除了一家的生活費外，還要供應阿成鑿石頭的開支，他實在支持不起：我既是阿成的好朋友，我當然不能澆阿成冷水，但也不能不顧現實，我該怎麼辦？

倒是阿成豪放，他一點也不知我心裡想什麼，當我從展覽會告辭的時候，他猛一拍我的肩膀，大聲的說：

「尚，你到巴黎之後，替我打聽打聽那邊鑿石頭的情形，我積夠了錢，我也去。」

慚愧的是，我到了巴黎之後就把這件事擱在一邊了，不是我忘了，而是根本沒有盡心出力，我不知道為什麼

鑿石頭也要到外國學習，鑿石頭也像核子工程嗎？不過，叫我吃驚的是，很快的，我就接到他的信了，他告訴我他已決心來法國深造了，不過，不是在巴黎，巴黎太吵了，而是在庇利牛斯！

我吃了一驚，他真的來了！

庇利牛斯是一條大山脈，從地中海到大西洋，全長約四百公里，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峰有好幾座，把西班牙與法國分割，在拿破崙時代，因為拿破崙征西班牙失敗，曾憤恨的指著庇利牛斯的另一邊說：「西班牙不屬於歐洲了」，山脈凶險絕倫，連拿破崙都視為畏途，可以想見其它了，但阿成却挑了一個這樣的地方，我猜想他熬不住的，也會像拿破崙那麼大敗而歸，但，奇怪，三年了，他却還在，他真比拿破崙厲害嗎？

「砰！」我敲著門。

利蘇這個地方，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山城，小到不比阿成的爸爸作站長的小站大，好像我能數到的房子也不過八、九十間，若是風一起，黃葉紛紛飛，那麼，就連那八、九十間房子也會在黃葉裡不見了，這裡的樹木遠比房子多一千倍或一萬倍；單是這個小山谷裡的樹木不算，如果仰頭，從頭數燃燒的黃葉中向上看，還會發現庇利牛斯滿山滿峰的白雪與黃葉，都在向人招手，這個地方竟是庇利牛斯山腳谷地下的一个小逗點，但却又那麼與庇利牛斯貼近，我很懷疑，要不是我千辛萬苦的一路尋來，它會不會被庇利牛斯吞了呢？

我的懷疑是有理由的，因為庇利牛斯的山谷在這裡裂了一張大口，嶄嶄的巖岩，正像魔頭一樣的張大了大口，而巖岩是新綳裂的，巖岩上的石紋，根根都像暴露的青筋，魔鬼已蓄勢待發。

阿成挑的竟是這種荒涼恐怖的地方！他究竟在搞什麼鬼？鑿石頭真的需要那麼忘我嗎？我立在寒風裡，秋天的朔風從山頭倒著向谷裏刮，引起了黃葉紛紛飛舞，我好像能夠聽見黃葉沙沙的聲音，但我却聽不見應門的聲音，阿成在那裏？

「砰！」我又再敲著房門。

「誰呀？」我終於聽見門內的聲音了，是阿成，但那聲音似乎距我很遠，好像有一部份聲音被風吹走了。

「是我，快開門！」我說。

阿成終於來開門了，我聽見門脫落的聲音，我又聽見啞啞的拉門聲，一個幾年不見的，一個瘦削的，一個滿頭亂髮的，一個皺紋滿臉的、一個蒼老的……一個的、的的的阿成出現在我的面前，我幾乎不認識他了。

「你果然來了，」阿成笑嘻嘻的說：「我還當你迷路了呢。」

「不會的，」我說：「在法國，我想迷路還不容易，尤其是你的這個小城，方圓二十里之內，好像沒有別人，就是迷路也只有向你這裡投奔。」

「你仍很會說笑話。」阿成說。

「你仍喜歡安靜。」我說。

「說說看，這一次你為什麼來？」阿成示意我隨便坐，但發現他只有一張椅子，他又笑了：「幾年來從沒有客人造訪，連招待客人的方法也忘了，這裡一切簡陋，你愛站愛坐悉聽專便，現在你自己招待自己吧，我要升火煮茶去了。」

阿成也真的不管我了，他走了，我打量他的屋子，大倒是足夠大了，就是太簡陋一點，石做的牆，石做的屋頂，看起來那麼古老又拙，大概是幾個世紀前蓋的，青苔也上了屋頂，屋子裡除了一床一几一椅之外，也找不到別的，簡陋得像原始人。

屋子裡沒有暖氣。

朔風從山頂向谷裡刮下來，帶著山峰上冰雪的寒冷，雖然是深秋，那股寒氣，仍然直達心底，不過強支撐著，似乎還可度過，但，冬天時怎麼辦呢？難不成一覺醒來，發覺自己變成冰棒了？

煮茶的人，久久的才回來了，他的手上拎著一壺茶，但他抱歉的說，他只有一個杯子。

我毫不客氣的把那個杯子據為己用，因為我冷得發抖，熱茶在這時候下口，不香也香。

「怎麼樣？有興趣參觀我的工作室？」阿成看我喝下了那杯熱茶，他趕快興沖沖的問，他好像知道我就是為這個來的，而我也真是的。

我認識好幾個鑿東西的，有一個鑿的是玉，另有一個鑿的是鋼，有一個鑿的最奇怪，他是鑿公路的，他把公路從大山裡「鑿」出來；但不管什麼人，也不管鑿的是什麼東西，參觀他的工作室，就能看到他的成績，阿成來到庇利牛斯已住好幾年了，他應該有不少成績了。

阿成帶我去的地方，就距他住的地方不遠，小城，繞一個彎就到了，但如果說那是他的工作室，就有點不對了，因為這個工作室是屬於學校的，他只不過是來這裡深造的一員，這個學校除了教如何鑿石頭外，什麼也不教，這麼奇怪的學校，竟也有名氣，聽說工夫太差的，還進不了門牆呢。

工作室比一個小工廠還大，足足有好幾千平方米，裡面堆滿了各種石頭和各種已鑿好及未鑿好石品，什麼樣子都有，千奇百怪。

阿成帶我走過一個一個冰硬鋼冷的石頭，寒冷的空氣却緊緊的包圍著我，這種冷，當然是深秋的天氣，當然是庇利牛斯的寒風，但我也感覺得出來，有一部份很可能就來自那些待鑿及已鑿的石頭上，那些石頭，都是熬了數億年寒冷才熬成今天的這個樣子啊！

因為是假日，學校裡倒不見人，空盪的工作室裡，只除了我們兩個，就是那些石頭了，它們好像列著參差的隊伍，似在等待我檢閱，而我已寒冷得牙齒打戰了。

「你還記得嗎？」阿成一邊帶著我走，一邊打開話盒子，「有一次我們參觀故宮博物館，我們走到一個東西面前，我們站住了。」

是的，當我們還是很小很小時，當我們還同住在一條小巷子裡時候，我們就一塊兒攜著手參觀故宮了，我們不是一次，而是許多次，許多年，許多次，許多年，多得我無從計算。

「你還記得我們站在什麼地方嗎？」阿成看我不出聲，他又接著反問。

「什麼面前？」我早已忘記了，所以我也反問。

我希望阿成告訴我，但阿成沒有，他用手指指前面，那裡排列看好幾排大小不同的石頭東西，都是已鑿成的，陳列的行列倒還整齊：

「你看，那就是我近幾年的成績……」

那些石頭鑿出來的東西，有裸男、有裸女，也有手的造型，還有飛禽走獸，大的比我還大了很多，小的可以握在手裡，大概大大小小的有兩百多件。

據內行人說，鑿石頭並不容易，因為冰冷剛硬的石頭不像玉那麼會說話，要叫石頭說話，先得進入石頭的心裡，而那却是曠日費時的，所以少有人在這上面下功夫，羅丹鑿石無數，傳世的，也僅二、三。我現在打量阿成鑿出來的那些石頭，別說我聽不石頭的語言，就是連能勉強發聲的，也不可見，阿成似乎一直在這裡浪費時間，他早該打道回府。

「你若喜歡那個，你就拿走那個，」阿成大方的笑著說：「這些石頭，都是庇利牛斯特產的大理石呢，很貴的，幾年後，怕庇利牛斯也沒有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開採盡了。」阿成說。

庇利牛斯並不產大理石，產石的是阿爾卑斯，特別在義大利的那段，它出產的大理石溫潤如玉，是最上等的建材，也是傢俱製品上的裝飾，但在這個庇利牛斯山谷裡，却出產少量的紫紅色大理石，不過，開採也快百年了，真的採光了。

我並沒有拿阿成鑿成的石頭，不論怎樣，那是他的心血，我只做一個只看拿的君子，阿成當然也知道我的毛病，那麼多年來，我從未曾拿過他的任何一件石頭，不過，說真的，他鑿出來的石頭雖然依然冰冷，有幾件好像溫潤了，我非常喜歡。

這個工作室，真夠大，也真夠冷，住慣了城市的人，很難想到秋天會冷到這個樣子，我一邊看他的石頭，一邊牙齒真冷得打戰，再參觀下去，我怕很難捱了。

大概阿成一定注意到我的發抖，他說：

「走，咱們回我房子裡去，不要參觀了，我給你弄點吃的。」

是的，我那麼冷，大概跟肚子餓也有點關係，自我中午匆匆在公路邊用點餐之後，整整下午，就沒有用過一

點東西，現在已近薄暮了，肚子早就空城。

跟阿成，還講什麼客氣呢，所以我毫不考慮的點頭，我們又走過同一個彎，回到阿成的「大」屋子裡。

其實阿成的屋子裡沒有什麼好吃的，若有，也只有生力麵。我看見阿成捧了一個小小的煤氣爐進來，那是給法國人旅行中所使用的，因為輕便：阿成划了一根火，把瓦斯點燃，他在瓦斯爐上又架起了一隻鍋，於是就走到我的面前。

「很快，水馬上就開了，」阿成說：「是台灣寄來的生力麵呢！」

我不知道，阿成在學校的殮廳外，還能吃到什麼，他的城太小了，小到好像沒有看見一家商店，難怪他能吃到台灣來的生力麵就很滿意了，我真不知道他來這個小城做什麼，除了石頭，還要吃那麼多的苦，他，真的被石頭迷惑了嗎？

但那淺淺的一鍋水，用那小小的瓦斯爐，也是很難煮熟的，一來這裡的水冰冷澈骨，二來也是，這裡的海拔較高，冷水煮沸也要一多費一點力氣。

我看見那微弱的火在煮小小的一鍋水，心裡就更加冷了，我把眼的視線移向窗外正是瘋狂燃燒的庇利牛斯，黃葉已把整個山巒染黃了。

「漂亮嗎？」不知何時，他已走到我的身後，一隻手扶住我，一隻手指著瘋狂了的山巒：「到秋後，它就是這個樣子的……哦，巴黎沒有黃葉嗎？」

「有，」我說：「但不是這個樣子的，它不是這麼燃燒，而像生鏽。」

我不知道巴黎的樹為什麼到了秋天，就長出一種「鏽」色，好像生病的「鐵」，但長在庇利牛斯，就不同了，若問漂亮與否，那還用問嗎？當然漂亮，而且漂亮極了，我從沒有在別的地方看過那麼好看的黃葉。

「假如你喜歡，我明天帶你看，」阿成說：「還有比這更漂亮的呢！」

「是真的嗎？」我大喜的問，但阿成沒有答腔，因為鍋裡的水開了，他忙著煮生力麵。

煮生力麵也要比別的地方多費一點時間，在這山谷裡，什麼都不方便，我看著他笨拙的煮麵姿勢，我好像也看見他每天都拿鑿子與鋤頭的手，有些厚繭已繃破了，流血了，血乾了，傷臉了，癒了的傷又裂了……週而復始，現在煮生力麵，依然笨拙。

他的手，真的有才份嗎？真的能從石頭裡鑿出語言？我沒有這種信心，也許他把的手拿去開火車，還比較有希望一點。

麵終於煮好了，我們沈默的吃麵，深秋早來的黃昏，已經提前來了，一碗麵之後，連黑夜也來了，沈睡的大地一定沒有好好沈睡，我聽見山風狂暴，樹葉飛落，有些樹葉飛到窗上，與玻璃迸出「砰」一聲清脆的響聲，萬籟既靜而又未靜，我輾轉反側的躺在床上，也是與天籟一樣無法安靜。

我們說好了的，天亮後要去看黃葉。

我不是為黃葉來的，我為的是阿成，若不是為他，不論那些黃葉如何，我都不會到這個除了吃學校伙食外就只有生力麵可吃的地方了，我不知道阿成為何要為石頭吃那麼多的苦，其實，他該找一個裝潢公司做做，以他的那點鬼藝術頭腦，大概不難發財，現今真正有意義的藝術，並不賣錢，反是那些假藝術供不應求，說不定他賺得滿坑滿谷，連他年老的爸爸都可提前退休，不必守守小小的火車站了，但這是我的想法，不是他的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他一早起身就問。

「上路吧！」我說。真是要言不繁。通常我睡不好的時候，我就不太想說話。

出了門，早晨的寒風比昨天還冷，幸而我有備無患，倒是阿成仍是昨天那襲衣衫，我不知他冷不冷。

庇利牛斯在早晨的陽光裡，似乎更金了，似乎更黃了，似乎更像火燄，風輕輕的吹著，一些黃葉飛了下來，落在我們的髮上、肩上、衣服上，狹窄的山路，更是鋪了厚厚的一層，黃葉好像覆蓋整個世界了，但我們的山路愈向前往，路愈狹窄，也更陡峭，我不時的回頭凝望已走過的山路，山路竟然在黃葉裡不見，不過，很偶然的，我在樹與樹的隙縫之間，看到山下的大平原，好像整個大平原都是黃的，都在秋天的黃葉中燃燒，我們的小城，竟然是燃燒的大平原上的一個小小黑點。

這麼壯麗的秋景！我心一驚。

「真正的好風景，還在上面呢！」阿成望著我說。

我本來是為黃葉來的，現在却對黃葉有了感情了，我只好努力攀登。

我們的山路愈來愈窄，我不知道前面還有沒有山路，我覺得我們山路隨時都可告終，但我也慢慢的覺得，森林愈來愈疏，我的視線，愈來愈廣，不過，一些細碎的冰雪也在我的腳下出現了。

「我們已到了冰雪與森林的分界綫了，」阿成說：「再向上行，森林就不見了，而只有冰雪。」

我已不止數十次的從地面上眨見白雪皚皚的山峰，我沒有想到我會從在帶雪的峰上，我知道雪覆蓋的山頭是很美的，尤其是在深秋裡，那股冷艷，遠較冬天還要奪目，何況還有雪線以下燃燒的秋天森林為伴呢？於是我加快了腳步，路終於盡了，雪出現了，森林都躲避在它的裙下，皚皚的白雪映著蔚藍的天空，清冽冽冷冷但，非常非常美，美得任何人都必須動心。

在冬天的時候，巴黎偶然的也會飄起雪花，但那些白白的雪花剛飄落地上，就立刻被踩為爛泥，巴黎的雪花實際上是很醜的，我已很久沒有看過這麼美的雪了。

現在已完全沒有森林阻擋視線了，我的視線已可以延伸到很遠很遠，庇利牛斯山下的大平原，平坦的像一張紙，幾乎看不見溝壑與丘陵，不過，在這個秋天裡，現在都一個勁兒的金黃，好像眼睛所看見的一切，都是金的，都是燃燒的顏色，就連阿成的小城，也是金色的燃燒而終止於完全不能看見。

這麼磅礴的秋天，真叫人心驚，也叫人打從心底裡喜歡，黃色黃色燃燒的森林一路由山腰向下拖遷，那種大地一色的景況，真是難於描述，我幾乎有點醉了。

「當心！」阿成突然叫了起來。

當我專心的當黃葉的時候，我却發現一個黑影，它疾快的向我飛來，我一低頭，黑影掠過我的頭頂了，阿成却笑了起來。我現在清清楚楚的看到，那個黑影是一隻黑色的鳥，牠相當大，可能有好幾斤重。

「牠為什麼向我的頭上飛來？」我說：「牠不怕我抓牠嗎？」

「哈哈！」阿成倒笑了起來：「那是候鳥，由北歐飛來的候鳥，牠們每年都要飛越庇利牛斯，因為溫暖的土地就在山的那面。」

「但牠們為什麼不飛高一點？」我說：「牠們只像我的頭那麼高。」

「你必須知道」阿成說：「牠們的力氣已經飛盡了，牠們離開牠們寒冷的家，已有幾千公里了，有些就在途上力竭死去，那些堅強的，現在又要飛越之僅有的最後障礙，但這座山有三千多公尺高，如果牠們的力氣夠大，牠們當然樂於飛高幾公尺，不過，牠們能夠飛得像你的頭頂那麼，已經不錯了，有些在接完了幾千里的長途飛行後，因力竭而死在半山腰的也不少，庇利牛斯是牠們尋找溫暖的最大障礙，但也是最後的障礙，以後沒有什麼大山能難住牠了。」

阿成說話的時候，我又看到陣陣黑影，他們咕噪而疲倦的，掙扎著向上，我幾乎看見牠們黑色的翅膀幾乎已經觸到水寒的雪地，不過，牠們還是以僅差數尺的距離，掠過山頭了，山頭後就是西班牙溫暖的草原，但生死只相差那幾尺；我再遠望，蔚藍的天空上，雁行成陣，一會兒是一個大大的「之」，一會兒是一個大大的「人」，蔚藍的天空全是牠們掙扎的咕噪聲。

這些掙扎的候鳥，好像一個悲壯的行列，近在眼前。

我忽然想到，我跟阿成都是候鳥，我們掙扎著飛過一山，又一山，我們來到了這裡，但我們南方溫暖的家呢？我却看不到。

「看！」阿成又指著山下燃燒的大平原說：「你看，它們像什麼？」

候鳥已經叫我分心了，下面的大平原像什麼？我怎麼知道，我就是仔細看也看不出什麼名堂，我看見的都是黃葉飛舞的大平原，千里燃燒的大平原，沒有什麼別的了。

「你再仔細看，」阿成說：「那些黃葉，深淺顏色不同。」

是的，我看見了，但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它們都像火焰，只是顏色略異而已。

這一帶的樹林，大概大都是梧桐和榆樹，梧桐的黃葉如金，是熔熔的金色，榆葉的黃葉如赤澄的古銅，是凝了的純金，但都同樣美，我分不出軒輊。

「我是說，」阿成看我沒有聽懂他的意思了，他又解釋了：「我是說，你在它們深淺不同的顏色裡看出什麼來了嗎？」

我還是看不出來，我只好搖頭。

「你看呀，那些深淺不同的顏色，好像畫出了龍紋，」阿成用手指著說：「看呀，龍頭在這裡，龍尾……」我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，果然，我看到了，那些黃葉，那些深淺不同顏色的黃葉，果不是在蒼茫的大地上畫出了一條龍形嗎？龍頭起自庇利牛斯的這端，龍尾止於數百里外的那端，龍身飛舞於山麓、平原……其心，我愈看愈是一條龍了，一條活生的龍，佈在大地上。

這真是奇妙的筆，只有主宰大地的神，才能有那種筆力，才能在大地上鋪上龍紋。

「你快跟我去看，」阿成說：「我有一件叫你驚奇的事情。」

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事情，反正阿成已經叫我驚奇了，我就跟他去吧，跟他去又何妨呢？

阿成要去的地方，正是庇利牛斯的最高峰，他在前面走得氣喘喘的，我在後面跟得也氣喘喘的，山峰的積雪，已經超過足裸，我就前一脚蹣入，後一脚拔出，走得非常艱難，再加上山勢陡峭，我走得更艱難了，也難怪能夠渡越阿爾卑斯山的拿破崙，却會在庇利牛斯山裡敗北，庇利牛斯是屏障西班牙的天險之地，庇利牛斯的險巖，已經說明了。

我們吃力的在雪裡掙扎，在我們的頭頂上方幾寸之地，候鳥也在空中掙扎，我看見，一些力竭的候鳥，就只差數尺，就可以飛過這個天險了，但牠却跌落下來，掉在白雪的峰上，沒有掙扎的就凍僵了。

「快呀，還差一點距離了。」阿成回頭凝望著我說。

我不知道阿成要帶我去什麼地方，也不知要看什麼，不過，我也不想退却，盡管登山的路愈來愈難了，也盡管積雪愈來愈厚，我只有向前。

我的手已凍僵了，我的脚也凍僵了，這個三千多公尺的峰，終於在我的脚下，在我的眼前，是法國的大平原，黃色的森林仍在如火似的燃燒，森林繪出的龍紋，因為山高的關係，更能看清它的脈絡，它好像跟眼前的這一片黃葉燃燒的海同樣巨大，同樣磅礴，同樣不見始終；我再回頭，在我的背面，那就是西班牙溫暖的大平原，大平原也是燃燒著的，但是另一種顏色，是又條又黃的，好像大平原上也鋪著龍紋。

我再望望橫在我左右手的庇利牛斯，哦，這座大山，連綿的，看不到它的起始，也看不到它的終點，但是橫橫互互，盤根錯節的，它竟然也像一條飛舞在蒼雲霧中的飛龍，當風把山前山後的森林吹得顫動的時候，整個山巒，都像龍一樣的飛騰起來了。

「大地上的龍紋！」我又想起了那句話。

龍是什麼？我並不太清楚，但我知道它是一種徵象，它是一種精神，我再望阿成，他也正在望著我，他沒有

說什麼，他用腳去掃地上雪，雪下露出來一塊光潔的石板，看樣子好像被人雕鑿過。

「還不幫我？」阿成責怪的說。

我不知道石板上雕鑿什麼，但我很想知道，於是我也用腳，有時候還用手，去掃石板上的雪，不久整塊石板露出來了，那裡原是一塊鑲在山頂的石頭，幾億年後，現在却被磨平，並且出現了粗糙的雕刻。

石頭的平面不算太大，但也不能算小，大概不規則的有好幾平方公尺，都是難得一見的紫心大理石。

「你看看我鑿出來的是什麼？」阿成似乎很得意，他笑茲茲的。
看來這是一個還未完工的雕刻，只是大體上已經具備主的心骨格了，原來是一條龍！

「龍！」我說。
「是的，是一條龍，」阿成說：「不知怎麼，我現在就是想雕一隻龍，也許這隻龍完成後，我就像候鳥那樣的回家了，我是不是能夠鑿出石頭的語言，我現在還不知道，但我不論多麼苦，我還會堅持下去……」

阿成那麼說時，他望著山前山後以及庇利牛斯這條山脈飛舞騰躍的龍形，我知道他心裡的那股寂寞與挫折，這麼多年來，只為了一個理想，他受的罪夠了，但我能說什麼呢？叫他放棄嗎？叫他向前衝鋒嗎？我是一個不懂石頭的人，我不能貢獻我的見解，我望看地上那個粗糙、成形，但仍未完工的龍說：「你要多久才能雕完它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他說：「大約夏天來到之後吧。」
候鳥成陣的掠過我們的頭際，我看見牠們的歡幸，因為飛過這個山峰之後，就再也沒有阻擋牠們的山了，但還有多少山擋著阿成的路呢？我不知道，大概他也不知道。

「其實，龍是什麼東西，我也不確實知道，」阿成說，「但我們中國人，不管海內的，也不管海外的，好像每人心裡都有一條龍，我們得把自己心裡的那條龍雕好，我現在想做的，好像就是雕出我心裡想像的龍……」

我沒有看他，因為我心裡非常激動，原來他心裡有一條龍，不是我們在故宮看見的，也不是我們在寺廟裡看見的，而是一條他心中的龍，中國人的龍……」

也許他說的很對，我們中國人，每人心裡都有一條龍，但我却說不出來，而現在，阿成却要把它鑿出來，從冰冷剛硬的石頭裡鑿出來……他愈來愈不像鑿石頭的了，他像一個藝術家了。

我沒有看他，我看的是山前山後飛舞的龍，現在，風又起了，樹葉紛紛飛動，鋪在法國與西班牙大地上的龍，已在蠕動……我突然想起，鋪在中央山脈的呢？

「阿成！」我說：「什麼時候回國，我們一起去看中央山脈的飛龍？」

阿成笑了，候鳥掠過我們頭頂上方的天空，我聽到牠們的歡欣，我也想到阿成和我的。